

# 條條大路通 羅馬

## 醫科第四屆校友 ■ 何照雄

克與奧黛麗赫本的忠實觀眾，在忙碌時，我們時常是 over time，就這樣好幾次害得我們好慘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我們還要趕到影院附近的館子，嘻嘻嘩嘩地吞下一碗麵，又辣又熱，什麼味道，不知道，趕電影，蕩街，看迷妳裝，似乎成了一種樂趣。我們的副護士長一miss張，她更會在忙中取樂，有時常惹得我笑破肚皮，在工作餘暇我們常組成一小團體，爬山、玩水、划船、郊遊，樣樣都來，我們爬過了台北的最高峯——七星山，大夥兒背着長途跋涉的乾糧，不等的大包小包，記得那時候我們迷路了，但年青人的氣質是好奇、好動、好冒險、翻山越嶺、重重的山巒、密密的竹林、矗立在高高的巔峯，我們逍遙在大自然裏，似乎覺得世界永遠新鮮而美麗，午後準四點我們才到達平地，不到半分鐘我們這一群掃光了兩個小販的果汁汽水，唉！真是大享受，一瓶果汁汽水，消除了我們不少的疲勞，時間還早又繼續行軍，逛了一小段北投小街，泡過溫泉浴，我們這些浪漫與野生的一群，又找到了“卡油”的對象，鼎鼎有名的老前輩Dr. 陳，晚餐讓我們飽受肚皮，然後我們才醉醺醺的回來。

宿舍裏裏外外時常是寂靜，上班的上班，外出的外出，愛睏的在睏，電話聲長達幾分時常是沒人理，難怪外面的人都在抱怨我們“A”宿舍的人都……更是把總機氣扁。我們那一間四張床的寢室，也時常是人去樓空，如有很好的巧合，我們在上同一時間的班，制服換好躺下來，又是歌聲撩起，不管高低疾徐全然不同的音調，引吭高歌，客廳裏的電視機有個怪癖，各個開關的調節處，常要磚頭堵在傍邊支力，否則它又在銀幕上亂跳動，聲音忽大忽小，像個不懂事的孩子，看來使妳眼花，舍監常為我們找“它”的醫生來修飾打打，她關心我們，給我們安全感，更會給我們許多人生經驗。

人是有感情的動物，馬借二年我非常懷念，雖說到過的病房不多，但我總認為 ICU 是值得一去的，在這裏可看到生、死、快樂、悲傷等等鏡頭，可訓練我們的胆量，以及急救時的急速動作，更可以學學作人處世的道理，低班的學妹們如有機會到馬借服務，不妨到 ICU 走走。

絕不是為勾名鉤譽而出國。在留學生研習會中，醫科學生只有孤家寡人。分組討論會上，看人家理工科學生莫不暢述未來理想或 Ph. D 焉，而吾輩醫科學生與此皆無緣。最為扼腕者莫過那些身著喇叭裝的妍兒們要的只是“Ph. D”“PR”我只有自哀自嘆的說在下卑賤送不起紅包，打不通關節，連個額外不支薪的醫師職位，也附會不上，只有含淚離鄉背井，去仰人鼻息（美國人個子高壽！）。“天無絕人之路”在禁令下，同班五位同學一馬當先，同時也開創了五條不同的路徑。其一鄭同學去年就走現已 RI，僑生也！天之驕子，自不用談。其二黃同學，到加州讀生化學，不幹醫生總禁不著吧！不過據云其志亦不在此。其三林同學遠去德國。其四又一林姓同學經留學考試向教育部申請學生護照，以 Dsp-66 到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當 Intern 反正入 University 就是 student 名正言順。在下姓何自 Intern 開始即 ECFMG 焉，TOEFL 焉，GRE 焉而 I-20, Fello wship 焉，甄試通過亦大方地搭留學生包機出國，送行者人山人海，在下亦分沾一份榮耀焉，來日搖身一變亦旅美學者，而其下向不再言。

“羅馬是終站”來美三不問其一“何處來？”其二“何時來？”其三“何時了？”謀職，賺錢最重要，麵包喝白開水，掙扎的 Ph. D 竟不值錢。“今朝有錢，今朝賺。莫讓 Ph. D 到手而空嘆！”“DSP 的醫生有福焉”不管土造 D M 是否等於 M D 字樣是鐵的事實。加之今年四月間移民局修改法令，持 DSP 的 Docter 可改成 PR，遺憾的是要當兵。於是乎吾輩醫生即有“Docter”又兼“PR”妍兒們必趨之若鶩矣！聽說 New York 有成千的 Miss Ph.D，有興趣來吧！至少申請個 Resident ship 是不必送紅包的。今年全美 AMA 認可醫院 matching Program 後尚缺 7454 名 Intern 吾人奇貨可居矣！Chinese Doctor 來源已斷，外國醫師盡是菲律賓、印度、韓國、日本人沒有講中國話的機會。